

艺术与观念

凡·高

[美] 朱迪·松德 著
赵宏伟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艺术与观念



凡·高

[美] 朱迪·松德 著
赵宏伟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Original title: Van Gogh © 2002 Phaidon Press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BPG Artmedia (Beijing) Co. Ltd under licence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Regent's Wharf, All Saints Street, London, N1 9PA, UK, © 2019 Phaidon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凡·高 / (美) 朱迪·松德著 ; 赵宏伟译. — 北京 :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9. 2
(艺术与观念)
书名原文: Van Gogh (Art and Ideas Series)
ISBN 978-7-5592-0016-7

I. ①凡… II. ①朱… ②赵… III. ①凡高 (Van Gogh, Vincent 1853-1890)—人物研究 IV. ①K835. 63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6455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6-2934

责任编辑: 耿苏萌
责任印制: 彭军芳

艺术与观念

凡·高 FAN GAO

[美] 朱迪·松德 著
赵宏伟 译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广东省博罗县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34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92-0016-7
审图号 GS(2017)1802号
定价 8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录

引言 4

- 1 播种 凡·高的成长阶段, 1853—1880年 11
- 2 改变旅程, 落地生根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 1880—1883年 41
- 3 吃土豆的人 画家成年, 1884—1885年 75
- 4 焕然一新 凡·高在巴黎, 1886—1888年 109
- 5 日本梦 浮世绘的影响, 1887—1888年 149
- 6 伟大而又平凡 在阿尔的肖像画, 1888年 195
- 7 以画为药 艺术与病痛, 1889—1890年 233
- 8 对大地的执着 凡·高的最后时光 279
- 9 超越生命 凡·高的后世声望 303

附录 331

名词解释 332

人物传略 335

年表 339

拓展阅读 346

致谢 350

图片版权 351

对页
《星月夜》
(图165局部)

*本书地图系原书插图

艺术与观念

凡·高

[美] 朱迪·松德 著
赵宏伟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引言 4

- 1 播种 凡·高的成长阶段, 1853—1880年 11
- 2 改变旅程, 落地生根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 1880—1883年 41
- 3 吃土豆的人 画家成年, 1884—1885年 75
- 4 焕然一新 凡·高在巴黎, 1886—1888年 109
- 5 日本梦 浮世绘的影响, 1887—1888年 149
- 6 伟大而又平凡 在阿尔的肖像画, 1888年 195
- 7 以画为药 艺术与病痛, 1889—1890年 233
- 8 对大地的执着 凡·高的最后时光 279
- 9 超越生命 凡·高的后世声望 303

附录 331

名词解释 332

人物传略 335

年表 339

拓展阅读 346

致谢 350

图片版权 351

对页
《星月夜》
(图165局部)

*本书地图系原书插图

引言

在文森特·凡·高（1853—1890年）自杀之时，他是艺术界中一位充满希望却鲜为人知的新人。他是一个风格自我的“世间的异类”，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他以第一位媒体塑造的角色出现，驻留在集体意识中。心理学家、电影导演、小说家以及传记作家、艺术史学家和艺术家们在他逝世后对他进行构建，他个人的名声已经超越了他的作品。一个冲动的、自残的疯子，他的怪癖和狂躁的力量体现在他作品中生气勃勃的笔触、激进的风格和敏感的颜色中，这位传奇的画家，在他所处的时代不幸地被误解了，却在我们的时代流芳千古。

要将历史上的文森特·凡·高落在他所处的文化景观中，人们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西方文化通过神化凡·高给予他的独特性和“独创性”的高度评价；二是艺术史中“卓越的天才”这一概念的持续衰弱。将大众想象中过度渲染的角色限制在一组事实中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凡·高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项目，这是本书的首要目标。

事实上，没有人比凡·高更专注于投身“属于他的时代”（按他的话说），或更准备好承认那些对先驱和同辈的仰慕。作为一位精通绘画史的前画商，他视自己的作品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同样对当代现实感兴趣的凡·高，经常将现代的方法和传统主义者的观念结合起来，巴黎的自画像证明了一个趋势，既有对伦勃朗·凡·莱茵（1606—1669年）的致敬，也有拥护时

下潮流的保证（图1）。从一幅来自卢浮宫的自画像我们能获得他的提示，凡·高仿效了伦勃朗的姿势，手持调色板面对一张画布。他的表达柔和，技艺纯熟。他作品中明亮的背景、丰富的色彩和深思熟虑的笔触表现出这位在巴黎的荷兰人冒险超越对祖先的崇拜投下的阴影，忙于进行印象主义者和新印象主义者的实践。

凡·高接触绘画也受到了从传教士、诗人、哲学家、小说家和作曲家那里收集到的概念的影响。同时，他的作品的通俗文化魅力表面上看起来来自刺激情绪的自发性，实际上它们是一位深思的智者怀抱强烈目的而创造的产物。正如艺术史学家罗纳德·皮克万斯观察到的，这些作品几乎很少记录其创作者的心理状态。的确，凡·高的画作掩盖私事和表现私事的频率是一样多的。例如，巴黎自画像——一张对迟钝麻木的神情的研究——给出了一些凡·高当时感觉到的不平衡的迹象。虽然由于在法国首都放荡的生活而导致“内心严重的疾病”，凡·高淡化了他的不适，这种萎靡仍然可以从他苍白的面色以及泛红的眼睛获得暗示。

凡·高的毕生作品被比作自画像前景中的画布。作为一种易识别出的表现方式，这含有特定的讯息。然而，它的布置强调了艺术家和观者之间、画作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凡·高的许多作品保持着和避开的画布类似的不可接近的感觉。我们只能去猜测那些场景发生的场所。同时，他的素描草图和油画作品是文化的手工艺品——它们是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的产物，当考虑到19世纪末欧洲文化的宽广轮廓的时候，它们会即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综合。特别是考虑到维多利亚福音、荷兰的工业化、法国的美学争论以及那些让凡·高和同辈人之间的互动变得活跃的创新竞争。

凡·高的职业生涯跨越了19世纪80年代，始于布道的失败。凡·高为了铅笔放弃了布道坛，自学了绘画，并在他的故乡荷兰磨炼了自己来之不易的绘图技能。在那里，他记录了国家的现代化和



图1
《画架前的自画像》
1888年
布画油画
65 cm × 50.5 cm
凡·高美术馆，阿姆斯特丹（文森特·凡·高基金会）



图2
伦勃朗·凡·莱茵
《自画像》
1660年
布画油画
111 cm × 90 cm
卢浮宫
巴黎

对青年时代所见风景的一片感怀之情。他被绘画吸引，是由于色彩再现的可能性。他也通过粗放地描绘荷兰劳动人民的油画作品，来探索结构的表演潜力，这是在他提亮调色板和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初访巴黎之前的事。作为艺术和思想的温床，法国首都当时是自然主义者和象征主义支持者激烈交锋之地。自然主义者的实践依靠对“现实世界”主题的直接观察；象征主义运动由文学界领头，他们认为艺术作为主观经验的产物，应当要考虑非物质领域。根据诗歌评论家古斯塔夫·卡恩所述，象征主义者旨在“使主观客观化”，赋予理念以形式，然而自然主义者旨在“使客观主观化”（自然体现为一种气质）。凡·高作为自然主义小说的狂热消费者，失去模范就会倍感失落，对于象征主义的兴起，他是一名谨慎的目击者（在他抵达法国那年，卡恩撰写了声明）。至今他最著名的作品和阐述的意向都与象征主义的认知关系更近，超出了他自己的认识。

“象征主义者”一词通常指 19 世纪末注重观念意识的艺术家，如爱德华·蒙克（1863—1944 年）、费尔南德·赫诺普夫（1858—1921 年）和扬·托罗普（1858—1928 年），而凡·高被划分到“后印象派画家”，这是个令人不悦的标签，它既不是通过协商一致的运过来识别，也没有一以贯之的风格，它是在 20 世纪初，由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构思出来的。“后印象主义”这一概念试图将多位艺术家联系起来，如乔治·修拉（1859—1891 年）、保罗·塞尚（1839—1906 年）、保罗·高更（1848—1903 年）。和这些同辈人一样，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叶，凡·高采用了印象派色彩绚丽的颜料和可见的笔触，不过迅速从被个人感知浸染的客观（“自然体现为一种气质”）进入到了更为故意的主观。“比起复制我眼前所见”，凡·高写道：“我更愿意随心所欲地使用颜色，来有力地表现自己。”这些关于巧妙处理视觉现实（与复制它截然不同）的评论证明了这些作品有所不同又始终如一地在所谓的“后印象主义艺术”中。凡·高作品中的“象征主义者”方面来自于他对

于绘画中口头沟通的诉求，在这些作品中，出其不意的、放大增强的颜色和具有个人风格的线条以及空间效果结合了起来，使得平凡的主题令人回味无穷。

凡·高在书信集中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布置的背景。由900多封信件组成的凡·高书信集，究其本质而言，是一套精巧的作品。无论是寄给他的朋友、他的画商弟弟提奥，还是他们的小妹威尔，凡·高都会在信里滔滔不绝地提到他的创作和他对日常问题的思考。没有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位艺术家留下了如此大量的和直接的关于自己的倾向和厌恶、野心和才能、足迹和错误的叙述。凡·高的书信（19世纪90年代首次出版了其中少部分）对他的作品被“阅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将在下文中经常引用，这不仅仅是为了支持我对凡·高意图的解释和他作品的含义。它应当被铭记，这些书信斡旋于一连串的画作、人和环境之间，凡·高的研究者们（也包括我）有选择地引用了这些书信。

我的分析还有赖于凡·高家人和伙伴的记忆与信件，那些塑造他的愿景的艺术家和作家对凡·高作品的仔细的检视，还来自于他所在的位置及文化往来的圈子。我从未想过将凡·高风格的特性归因于在死后诊断出的身体损伤，而是将他作品的较多方面和他有意识的美学选择联系起来。

我深深感谢那些关于凡·高的学术文献。在此我引用了许多同行的研究，其他人也一定能在我的书中找到自己观点的折射。我还阅读了众多关于凡·高的通俗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偏爱最耸人听闻的艺术家们的生活方面，将“文森特”表现为一名虔诚的门外汉，将自己献祭给了艺术。这些过激的作品使得我对于这类人物传记敬而远之。然而，我保持相信，正如对他的作品和方法合理的分析强调了凡·高的性格中那些被流行的传记轻描淡写的方面——自信、狡猾、活力——它们为凡·高的人生做出了标注，成为他的作品喧哗俗艳之美的基础。

20 世纪晚期，研究凡·高的夸张方法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让人感兴趣的不仅是它们围绕这位让他们大受启发的男人说了什么（以及没说什么），还有在艺术气质的珍贵概念的形成中，以及现代观众定义艺术、评价艺术标准的建立中，凡·高的神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会讨论歌曲中和银幕上的凡·高。

播种 凡·高的成长阶段，1853—1880年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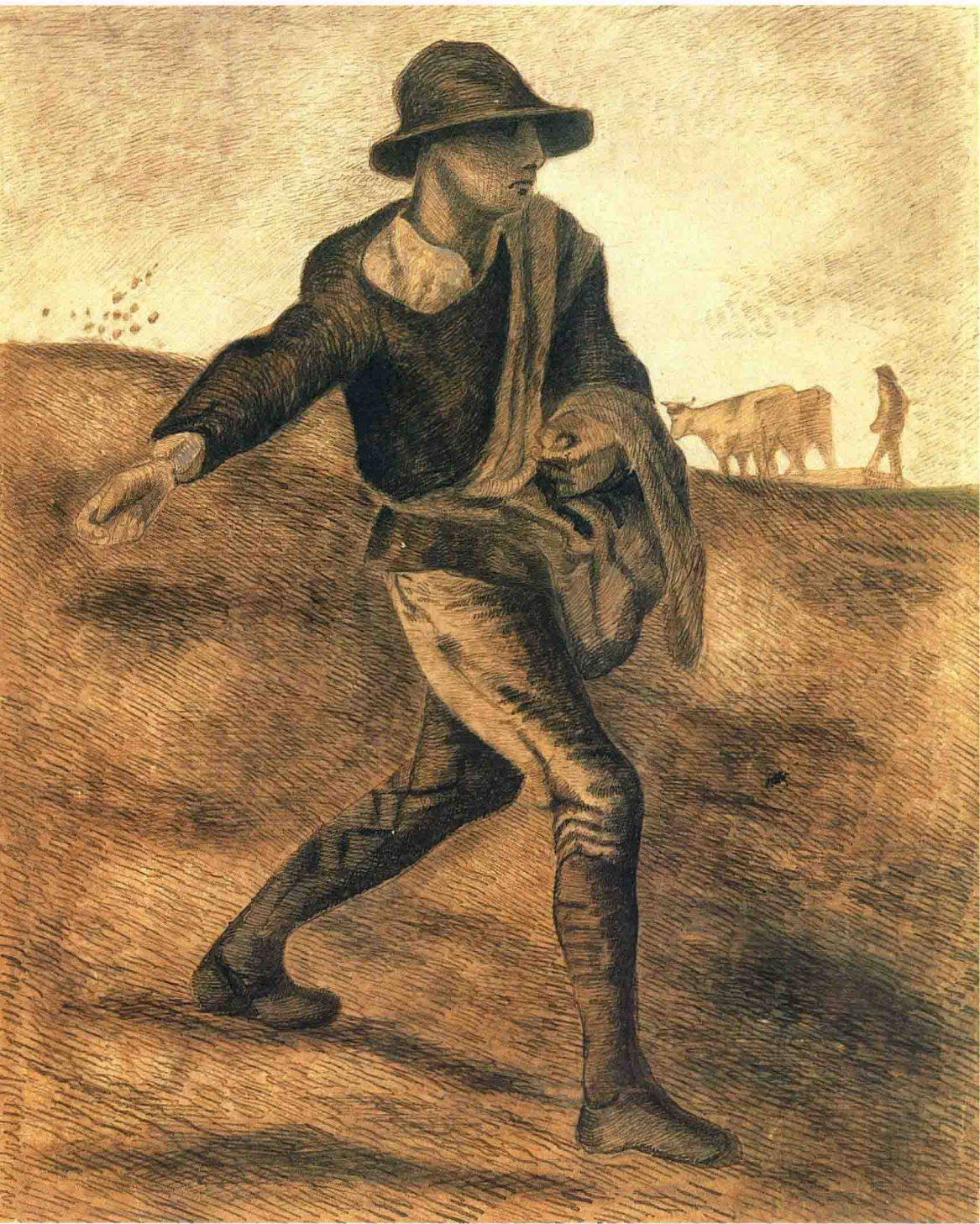


图3
《播种者》(仿米勒)
1881年
铅笔、墨水
绿色和白色提高
48 cm × 36.5 cm
凡·高美术馆
阿姆斯特丹(文森
特·凡·高基金会)

我们的画家可能是怕外国人读错凡·高的发音,也可能是为了故意疏远自己的家庭,所以他一直用“文森特”为自己署名。凡·高出生于1853年3月30日,是家中长子,巧合的是他其实还有个哥哥正巧在一年前的同一天不幸夭折。所以当第二个孩子降生之时,凡·高的父母依然沉浸在哀痛之中,可能是为了纪念他们曾经失去的孩子吧,新生儿被冠上了与早夭的哥哥相同的名字——文森特,确保了家族长男的香火兴旺。

凡·高成长的尼德兰南部乡村正处在一个对外商业扩张、对内建设发展的伟大时代,凡·高亲眼见证了身边发生的变革。19世纪60年代,荷兰布拉班特省因为工业革命得到迅速崛起。他的家乡松丹特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劳工占多数的地区,而凡·高出身于中产阶级新教家庭,所以他在成长时期总被看成一个外人。尽管尼德兰以新教为主,但在布拉班特却并非如此。在松丹特的6000多居民中,只有不足150人是荷兰归正教会成员,凡·高的父亲泰奥多鲁斯·凡·高在1849年奉命到此地传教。

如同家族传统一般,凡·高的父亲曾在莱顿大学研究神学,但是就像他那一代许多荷兰归正教会牧师一样,他遵从了格罗宁根学院的教诲,投身于一场为强烈提升虔诚心和倡导基督徒为社会公益献身的宗教运动。平凡的传教士泰奥多鲁斯的足迹遍布了一长串被派驻的省市地区。他的妻子安娜·卡本图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